弓第一百十

漢雜事秘辛 補
大業雜記 劉義慶
大業拾遺記 顏師古
元氏掖庭記
焚椒錄 王鼎
開河記
迷樓記

漢雜事秘辛

漢　無名氏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奂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入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妁以詔書如瑩燕處

屏斥接待閉中閣寸時日晷薄辰穿照屋窻光送著
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
連卷朱口皓齒脩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
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
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
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
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
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胷乳菽發臍
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

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畧瑩體血足榮肩膚足饒
肉肉足肩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
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
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
足長八寸踁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
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
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
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
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

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
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
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
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
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
希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議
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
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
臣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
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未主人曰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
忠侯商之遺女未閒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
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冀上臣冀頓首再
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
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
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
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
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

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侯
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秉氏忠侯商之遺女外
出自先臣故侍中銅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
馮廬銅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
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秉氏侯冀人謀
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
于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
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
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秉氏侯冀之
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
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玉璧以章典
禮令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
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
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
事秉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策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
禮令使使持節大常弘宗正于秋以禮請期主人曰
皇帝嘉命仗弘重宣中詔書曰惟今月庚子可迎臣
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

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
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
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
副介近臣百兩臣蟓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
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
華十二鎖加以翡翠朱舄袜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
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橫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
華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
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閣戟
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
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
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
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
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
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
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
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閒
內戒德冠後庭有夭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

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愼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卽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益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仕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奉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

一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益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畧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

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疎漏之誚成都

楊慎識

大業雜記

隋宋杜寶慶著作郎

大業元年勑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爲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字文愷爲副廢三崤舊道令開夔柵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聞初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頓別

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
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
夫十餘萬開刊溝自山陽淮至于楊子入江三百餘
里水面濶四千步造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
都至江都三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
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周圍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非王城東
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
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
道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濶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
榴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
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
門重樓上重名大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
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濶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
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
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丈過洛三百步
又疏洛水爲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
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

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並爲重樓飾以丹粉洛
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
自重津南行盡方衢有建國門卽羅城南正門也門
南二里有井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
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
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
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
門東五里有長廈門南二里至井泉渠南五里至伊
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
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掖右門門傍渠
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卽煬帝門師濟闍
梨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闊五十餘步深入丈並
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
大鐵爲繩腰五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
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塡塞
瀉成不過一年卽破碎上令濟闍黎呪之後更修補
得五二年闍黎亡遷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
瀉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南道

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然今呼爲梵夾道場北府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道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老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出則天門內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秩門出含嘉西有圓壁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

左絲綿布絹右麩麪金銅鼓雜香牙角

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
五院越王宅宅西抵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
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
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
掖門街街西有秘書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
朝堂第三街北壁第即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
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
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
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
省西連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
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醯署署西連良醞署署西
至粳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廄內省省東
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
東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街左驍衛府府東
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
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
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
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

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有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五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層軒文棍鏤檻欒櫨百重棨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榱碧檐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千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濶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

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閤閤東
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華門門參四十步道北
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
步左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
西有西上閤入內宮閤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
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
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
步至明福門皆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
宿衛隨入于其內宮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
梧桐及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濶十餘尺深百
餘尺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
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三
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
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
尚光祿內厨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
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
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illegible]運門
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

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入道左有內史內省秘書內省
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
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眞玉清二玄壇接西
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門內有玄靖
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
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閶闔重門門
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
鸞殿殿南有鳥桕林栗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有餘
步架南有射堂對閶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
由此傍城三里有方諸門門即員壁城出寶城門西
行七里至青城宮即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
周繞龍鱗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
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
福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
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
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雜綵爲之色渝則改

者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爲芰荷每院開西
東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濶二十步上跨飛橋
過橋百步即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暎軒
陛其中有逍遙亭四面合成結構之麗冠絕今古其
十六院例相倣效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
屯別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春
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餚饍水陸之產靡
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
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內造山爲
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
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眞觀尋
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
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
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每秋八月
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門
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事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
初尉衛卿劉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
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

餘里高四十七尺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餘
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
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
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
縣西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曹渠傍
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達市
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
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三
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行

平餘肆甍宅齊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陰通衢相注市
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
奇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
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翫之
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
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塲潤宮周十
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
其中有闐風亭及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殿南有通
仙飛橋百尺澗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

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楊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楊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王弘於楊州造府及樓船水殿一作朱航板舸板坊黃篾坊平乘艨艟輕舸等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日某宿平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中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濶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鏤青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素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綵粧襖子衍纏鞋襪等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珠絲網絡已下殿脚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綵船

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所乘夫人所乘每一艘
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
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
架船人名爲船脚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
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
艘凌波舸十艘官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脚（已上殿脚及御奉）及
船脚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
品以下坐給黃衣夫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
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
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
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舟別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載
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蔑
舫二千艘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從官并及五品已上
家口坐並船別給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
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朦朧（贈卅五百艘）五百艘八
擢舸二百艘舴艋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
兵器帳幙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
舳艫相繼三百餘里騎兵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

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州百舁于時
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
步騎十餘萬夾兩岸坳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
十二月至城皐關於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
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大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
侯成象殿即江都正殿殿南有成象門門南即江都
門二月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
疑暉殿蒲戲爲樂四月勅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
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
勅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戶亦
千餘家七月自江南還洛陽勅於汾州西北四十里
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常盛暑
月臨河盥漱即凉風凜然如八九月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時御北殿宜於此
館之西別爲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爲毓德殿在京
師行次金城群黨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
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後帝笑
之至浩瀁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厦

丹桂素壁雕梁綺棟一日之內嶷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爲神異六月勅開永濟渠引汾一作沁水入河又自汾一作必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四年三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纂北還至東都改胡牀爲交牀胡瓜爲白路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梁都有清冷泉水周圍二里許即衛平所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鯽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似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煑以飲若深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青飲榎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蓳一作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

六年四月帝幸瀧川宮避暑十三月勅開江南河自京口蕪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濶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十年總去東進幸北平榆林宮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宮地即汾河之源上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於江山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闐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紫嵓澄景最下名尚陽亭亭子內皆縱廣二丈四邊安劒闌每亭鋪玄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

十二年春正月又勅毘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數萬人於郡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離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宇一作雨四曰漏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名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光宮二曰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瑤景宮六曰浮綵宮七曰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左第一曰采壁宮二曰椒房宮一曰風宮三曰朝霞宮一作清暑四曰珠明宮五曰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曰層成宮八曰千金宮

及江左叛燔燒遂盡又欲於垂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亂十二月修丹陽宮欲東巡會稽等郡群臣皆不欲

丁巳九月晦從明人寫本說郛第五十八卷校讀一過時自津門避水東都暫寓太平湖醇王故邸　增湘志

隋業拾遺龜二弓

唐　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借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御命甚酷以鐵脚木鵞試彼淺深鵞止

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冰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
胡來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
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爲刃後隻輪庳下以
柔揄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馬車名自都抵汴郡日
進御女車車轆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
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
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憨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
陽進合蔕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
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素內
素膩菲芬粉葉心深紅跗爭兩花枝榦烘舉類通草
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
嗅之令人不多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
虞世南草征遠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
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
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
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
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韠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
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

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
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幼蓮根絲貫小
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
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爲殿脚女一日帝
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
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
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
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
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自給螺子黛
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後徵
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
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
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
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傍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
脚女千輩唱之旹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
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繰之繰絲女
夜夢神人告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
淹文集中璧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

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宅姬莫預蕭
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嘗醉遊諸
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
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
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得畱儂伴成夢不畱儂住意
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
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鷄臺恍惚間
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華紗皂幘青
綽褏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
左右中一女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
耶即麗華也每億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
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巍紫毫筆書小研
紅綃作答江令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驅雍
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
蠡酌紅梁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
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
肢依恆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
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

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窻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窻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夜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强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赧然不肯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邪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帝幸月觀烟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膝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孃也廻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妥孃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

[illegible]情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伶心不
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効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
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
卸粧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
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裛
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
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方外羣盜不少幸帝
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
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
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
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睹之色荒愈
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
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烟氣霏霏常
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幄
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
名延秋月妝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久
度每睡須搖頓四體直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
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長輩支節然後成寢別

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
安之豈有他媚俊娥長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
帝嘗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
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
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取
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
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
絲從鬢裡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
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
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廻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下
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矛
怨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
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
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
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亦何謝左貴嬪
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
杳孃侍側帝曰我取杳字爲卡及日杳孃復解羅字

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邪於是奸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爪髮蟣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億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志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書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

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筍筆可不
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
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
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堯風已
還得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詞人才子談
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
補之矣

依明鈔說郛本校讀一過 沅州志

元氏掖庭記

天台陶宗儀

元祖肇建內殿制度精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爲之
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垂珠皆五色用絲金絲貫串
負柱融滾霞沙爲猊怒目張牙有欲動之狀瓦滑琉
璃與天一色朱砂塗壁紅重胭脂彤撩華梲金桷雕
楹務窮一時之麗殿上設水精簾堦琢龜文繞以曲
檻檻與堦皆白玉石爲之太陽東升殿中燦爛堦更
飛煇古謂天子有金殿玉墀名不虛也又有紫檀殿

以紫檀香木爲之光天玉德七寶搖光通雲凝翠廣寒等殿其餘不可一一數也

元妃靜懿皇后旦日（一作誕日）受賀六宮嬪妃以次獻慶禮時南朝宮人亦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人獻寒光水玉魚一人獻青芝雙虬如意一人獻柳金簡翠腕闌（似今之手鐲類但彼扁而用臂者耳）魚是太眞潤肺物如意是六朝宮人所遺闌又建業景陽宮臙脂井物（疑是鹿華所墜）后不悅

宮中以玉板笋及白兎胎作羹極佳名換舌羹（玉板笋吉州土產）備載尤良名饌錄及高廸詩叙

大內有德壽宮興聖宮翠華宮擇勝宮連天樓紅鸞殿入霄殿五花殿（亦名五華）殿東設吐霓缾曰玉華西設七星雲板曰金華南設火齊屏風曰珠華北設百藥龍脉曰木華并中央木蓮花紫香琪座千鈞案九朶雲蓋爲五華

大內又有迎凉之所曰清林閣四面植喬松脩竹南風徐來林葉自鳴遠勝絲竹旁立二亭東名松聲西名竹風又有溫室曰春熙堂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

柱爲柱設烏骨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九引堂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焉

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登臺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設宴大會謂之鬬巧宴負巧者罰一席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于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爲緝袞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

九龍墀龍形九曲金髯玉鱗繞羅亭植紅梅百株延香亭春時宮人各折花傳杯于此拱璧亭亭六角六壁旋拱中置夜光珠一顆晦夜燦若白晝光燭數十步外又名夜光亭探芳徑旁爲逍遙市集賢堂亭徑除御道外植垂梅海棠指甲花徑中十步起一亭皆松栢竹樹爲之苑中每一花開携置亭下以備觀玩

市上鋪陳九州四方珍異揭錦爲招又立庖人烹鮮餌香以供倦游之飲集寶臺凡遠夷貢獻上古所遺

器物一皆貯之又有眺遠閣留連館萬年宮並在禁苑又有龍泉井碼碯石爲井牀雨花臺石爲井湫香檀爲蓋離朱錦爲索雲母石爲汲缾

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携尊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粧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至于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其或繒樓幔閣清暑回陽佩蘭採蓮則隨其所事而名之也

酒有翠濤飲露囊飲瓊華汁玉團春石凉春葡萄春鳳子腦薔薇露綠膏漿酷有杏花酸脆棗酸潤腸酸苦蘇漿鹽有水晶鹽薈霜鹽五色鹽醬有蟻子醬鶴頂醬提蘇醬油有蘇合油片腦油膃肭臍油猛火油得水愈熾

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鴻獸鉋袍妃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絳繒袍嬪八十人冠文縠巾衣青絲縷金袍並謂之控鸞昭儀

熊嬪性耐寒嘗于月夜遊梨花亭露袒坐紫斑石元

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縞亭

宮中制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爲檻式烏稜爲輪

轅頂懸明珠左張翠羽蓋曳金鈴結青錦爲重（一作層）

雲覆頂旁建青龍旗列磨鍔雕銀戟五右張白鳩緝

毳蓋曳玉鈴（左宜玉右爲金）結素錦爲層雲覆頂旁建白虎

旗列豹絨連珠槍五前張紅猴毛氊蓋曳木鈴結赤

錦爲重雲覆頂前建朱雀旗列線鋒火金戈五後張

黑兔團毫蓋曳竹鈴結墨錦爲層雲覆頂後建玄武

旗列畫于五中張雕羽曲柄蓋曳石鈴結黃錦爲層

雲覆頂建勾陳旗中箱爲帝座外四箱爲妃嬪坐每

晦夜遊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

附 陳剛中雲車夜遊詩云金根雲蓋輅移玉露花

不墜瑤草綠明珠照乘秋月懸天風吹下簫韶曲

萬年枝上清光滿八鸞導引雙龍管夜深如晝翠

華來三十六宮碧雲煖

己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

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

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上各設女

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
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
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採蓮之舟
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
開宴張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鱠酌玄霜之酒啗
華月之糕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
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瑤池人
以爲古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圓共此
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
得聞步玄之聲耳有駱妃者素號能歌趨出爲帝舞
月照臨而歌曰五華兮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兮中
域同樂兮萬國歌畢帝悅其以月喻已賜八寶盤珠
琄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紫角玉心之奇
山聳而至蓮艇奉實絳房金的之異陵疊而來由是
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既畢軍
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癸巳秋順帝乘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
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

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

附 陳剛中太液秋風詩云一鏡拭開秋萬頃碧天倒浸琉璃影寒飈夜捲雪波去貝闕珠宮黛光冷三千歌棹搖綠烟濕鬟吹墮黃金蟬琪樹颼颼紅鯉躍袞龍正宴瑤池仙

順帝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如淑妃龍瑞橋程一寧戈小娥麗嬪張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兒尤見寵愛所好成之所惡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權則重于禁闈宮中稱爲七貴云

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于內園迎祥亭漾碧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鏤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上橋上結錦爲亭中扁集鸞左扁凝霞右扁承霄三鴈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畢則宴飲于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于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小娥體白而

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帝或視朝而退即與諸嬪嬉遊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于馳電能幾何哉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以虛度一生乎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紉綵爲花團綴于四面又製爲蜂蝶雜處其中行則三層磨運百花目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蘂之狀又置爲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緲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子雲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絞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御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帝珍重之各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傲遊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弃天下如土塊耳內竪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池瓊

島亦壺島之匹也即今逍遙百歲猶足爲樂何必遠
有所慕哉帝于是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
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一寧爲太眞仙妃就于萬歲
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疊石
爲瓊花洞以居焉
淑妃龍端嬌貪而且妬宮人少有不如意笞撻至死
有不欲置之死地者則百計千方致其苦楚以酷沃
鼻謂之酸刑以穢塞口謂之臭刑夏則火圍謂之蒸
骨冬則臥氷謂之煉肋不能酒者強令之飲多至十
校是名醉鬼削木埋地相去二尺高三尺令女立上
又以一木拄其腰兩手各持重物不得失墜名曰懸
心之刑凡此類者甚多帝嘗賞賜金帛比他妃有加
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頻黃
等段以巨萬數嬌乃開市于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
段如有買者仍給一帖令不相禁宦官牛大輔掌之
由是京師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賈爭相來買其價增
倍歲得銀數萬時呼爲繡市又號麗色多春之市
凝香兒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官遂充才人善

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
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雖百試不
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看瑣里緣蒙之衫瑣
里夷名產撒哈剌蒙茸如氈毯但輕薄耳宜于秋時
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
粧出鸞鳳之形製爲十人衫香兒得一焉至此服之
又服玉河花蘂之裳于闐國烏王河生花蘂草採其
蘂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于波中舞婆娑之隊
歌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蘂裳瑤環兮瓊璫泛予
舟兮芳渚擊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
兮捉娥影露團團兮氣清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
高且圓華綵發兮鮮復妍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
兮終年帝復置酒于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
趨亭前衣絳繒方袖之衣帶雲肩迎風之組執千昂
鸞縮鶴而舞乃歌曰天風吹兮桂子香來閶闔兮下
廣寒塵不揚兮玉宇淨萬籟泯兮金堦涼玄漿兮進
酒兎霜兮爲侑舞亂兮歌狂君飲兮一斗雞鳴沈兮
夜水央樂有餘兮過霓裳吾君吾王兮壽萬歲得與

秋香月色兮酬酹乎樽觴歌畢帝笑曰昔唐明皇遊月宮見女娥數十着素衣歌舞于樹下朕今酌醁靈酒對才人歌香桂長秋曲可謂絳繒娥唱小搖金調者矣邀香風于屏圍呼華月以入座衆嘩俱寂綠竹交奏人間之樂當不減天上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嘗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鷁旆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予袂兮金風競棹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潆洄歸去來兮樂更誰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銜落日帝乃周遊荷間取荷之葉或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畢竟忘歸又命作採蓮之曲于是調折新荷而歌曰放漁舟兮湖之濱剪荷柄兮折荷萸鴛鴦飛兮翡翠驚張蓮葉以爲蓋兮緝藕絲以爲衿雲光淡微烟生對芳華兮樂難極返予

棹兮山月明

程一寧未得幸時嘗于春夜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踪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窻深鎖無人見自碾朱砂養守宮帝忽于日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人何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曰牙牀錦被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繼一詞曰淡月輕寒透碧紗窻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又吹惜春詞一曲曰春光欲去疾如梭冷落長門苔蘚多懶上粧臺脂蓋蠹承恩難比雪兒歌歌中音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而知蓋不遇者亦衆矣遂乘金根車至其所寧見龍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憂懷中遣況無地是以來接其思耳携手至栢香堂命寶光天祿厨設開顏宴進兎絲之膳翠濤之酒雲仙樂部坊奏鴻韶樂列朱戚之舞鳴雎之曲

笑謂寧曰今夕之夕倩圓氣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
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
天怡堂

帝爲英英起采芳館于瓊華島內設唐人滿花之席
重樓金線之衾浮香細鱗之帳六角雕羽之屏唐人
高麗島名產滿花草性柔折屈不損光澤可佳土人
編之爲席重樓金線花名也出長白山花心抽絲如
金長至四五尺每尺寸縛結如樓形山中人取以織
之成幅大德間尾濾夷于清源洞得一物如龍皮薄
可相照鱗鱗攢簇玉色可愛又間成花卉之形或五
或綠暑月對之凉生自生遺人進貢時無識者有二
胡僧言曰此斑花玉虬設也

帝在位久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
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
紅綃金長裙襖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
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
管小鼓箏篥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
奏樂帝又于內院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

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日于後宮
海子內游戲船行則龍首尾眼爪皆動又自製宮漏
約高六七尺爲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于下櫃上設四
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
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
按更而擊

焚椒錄序

鼎于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
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是遂使懿德蒙被
淫醜不可湔浣嗟大憝敝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
以相白乎鼎婦乳媼之女蒙哥爲律邶乙辛寵婢知
其奸搆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
媼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
已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
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竢後之良

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焚椒錄

遼　王鼎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巳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

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即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祥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韡菩薩喚作耨幹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恠大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

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津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快快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墜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

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奉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奉之意也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堦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牛邊知妾卧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寒

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

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五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媿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等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婬詞用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銷一幅强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淡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筍香鳳鞾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

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即爲其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與清子云老婢婬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婬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于冐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忍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奉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鞾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鞾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

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眞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眞懶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喚醒登叫惟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弁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辦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是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

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
國家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着爲宋國服那
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即下其事使參
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
命等訊鞫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
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
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
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
照奸宄洗雪寃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
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
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
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
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
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命敕后自盡時皇太子及
齊國諸宮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
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靦然南

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
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奉羞作麗兮皇家承長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
啓耀雖釁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
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
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慚遏飛霜兮
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
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參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
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

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
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
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
嘗不起于纖纖也鼎鼎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
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
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
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
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

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即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錄中所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識于此以竢博

雅君子西園歸老題[illegible]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于此
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
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孫亦皆嗣位第
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爲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爲誰當是國初儒舊其品
鑒亦當但[illegible]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考清寧八
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生禮耳且曆象
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五日正巳未也至
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爲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
如爲東方也不可不一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
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爲誤矣
不然豈有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
時乙辛巳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
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天
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
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不了公案也海

鹽姚士粦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爲國姓　蕭氏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以爲姓可敦突厥皇后之稱孤穩玉也　女古金也　耨斡后土也麼母也　虎斯有力也　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　四日二十八調遼大樂也　忒里蹇皇后也　有用郎君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　宮帳遼宮中亦有帳房　各縫韡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縫韡　鐵骨朶遼刑法有鐵骨朶之數擊之或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辛酉七月初三日備涵芬樓藏舊鈔本校過　沅姓

開河記

唐　闕名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栁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滿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

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亹
容愾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
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
煙爲靈景觀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
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涤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
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
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多
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獻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
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
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
內過一則路逢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
臣皆默帝乃出勑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
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渾爲副
使渾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渾爲
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爲卞渠焉開封城有此卞字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

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illegible]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夜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腳下畧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櫬葬

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
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
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
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檐拖鍬者風馳電激遠
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
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
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
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
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
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
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
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
曉其言慮夫泄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
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
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
忽鑿一竅嵌空羣犬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
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
曰眞荊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

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
杜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
不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
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
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夫邪再拜其人不言亦
不答拜線衣吏引去邪出于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
人呼力士牽取阿慶來（阿慶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
冠偉捽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
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賑皮毛
爲中國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
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擲其腦一擊而碎有
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
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
宣言曰阿慶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
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
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代吾瑩域來歲
幸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
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

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曾言帝夢中爲人擊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

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摻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過

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椰兒椰兒乘醉泄其事及
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椰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
護其塋域椰兒見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
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
失孩兒數百兇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責郎將隧達爲
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
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竝令笞
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
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
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
守鑰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
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
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
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
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
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
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
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

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廻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栲訊之物王曰栲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

首級獻與將軍此陵睢陽受也忽如夢覺既是溺死
佳儲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
而獻叔謀悉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
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
知之累表為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
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
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鄉人楊民計撞開
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願
見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上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
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坐城當河道今奉與將
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
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
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
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
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慮
而不宜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晚夕無暇所
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
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

相宇文達曰始皇功至此已及于年將長城已應擯
毀宇文達顧帝意奏曰陛下偶然奮奏皇之事建萬
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
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熲爲副使以江
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
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
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
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
稱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
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
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熲亦不行宇
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彌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
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謙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
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
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
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
如星火民間有砥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
有不足枷項窖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

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

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鞫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即不奏之罪獄成進

上帝問丞相牟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
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
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
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勑未至叔謀夢
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道我
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
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
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椰兒兄弟五人幷家奴
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毀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

逐樓記

唐 闕名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若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

成樓閣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棚朱檻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蚪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窻射目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經小秬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勝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昭自江外得替回鑄

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五尺磨以成鑑爲屏
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
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
人之眞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
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
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
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雖睡則實實不知返近女色則
德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
不勝人生於遼瞻絕遠之地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
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兹出
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
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
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
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
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
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
慶賀亦日晏坐朝會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
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

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illegible]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illegible]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illegible]深理汝眞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若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

誰惜是天眞王梅謝後陽和至敬奠羣芳自在春粧
成云粧成多自惜蓼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
處飛遣意云秋洞扇仙卉雕窻鎖玉人毛君眞可戮
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
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浸入骨猶臥愁空房颯履
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
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踈遠妾意徒徬徨家豈
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
微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生肝腸如沸湯引頸
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教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
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
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
迷樓汝何獨故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
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酣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
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
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
帝心脉煩盛眞元太虛多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

之仍乞置氷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氷爲盤以望行幸京師氷爲之踴貴藏氷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記

唐　闕名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黙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

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諱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

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前坐左右張傘以避日帝起
如側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
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
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
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
石爲山鑿地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

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
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輝二棲鸞三
綵光四明霞五翠雲六文安七曜珍八影紋九儀鳳
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
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雀
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幸御者爲
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
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
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

遠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
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
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
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
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兎影西風吹落桂枝花
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柳煙裏不勝攀宿霧洗開明媚
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
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陌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暄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謂
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
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
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堤作醉人茵無意
襯香衾晴蕋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隹人
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淩蠻芽淺
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
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
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

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謳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
津玉管朱絃開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眞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緩醅浮香米
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盤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
眞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
蓮禁園中斜日煖搖青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
起清風開縐日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棹穩沉沉
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
人歌此曲大業六年後死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
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死中去來
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
泛舟遊北海與宮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
舟祓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
登贊唱陳後主謁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
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謝既坐後主曰
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

海令人象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
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開陛下巳開隋渠
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
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
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戰溢流隨陡岸洶浪
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桴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
噪暝鴉如今遊子俗帝與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
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
雞京事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
知吾開門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言
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
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
悟其死亡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
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
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
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
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
又一夕晨光院閉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

繁盛帝喜問曰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
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
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
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
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
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
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
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
長丈餘仔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
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
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不知此意
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
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
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
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
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

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
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
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
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强解曰夢
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
年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
爲楊玄感所焚後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
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
隨行西死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
理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
忍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
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
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聲曰我
見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因隋隄道方
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
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
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
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彷徨

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帝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illegible]

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
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
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殁葬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
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
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
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
莫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
之墟田矢寒草之下日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
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
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緒
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
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
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
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
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
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

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illegible]
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
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匊壤不能救臣本
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
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
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
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
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
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
天下亂陛下目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illegible]
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
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
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
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
應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
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
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年
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間臣已虧

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
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
天子乎戡進帝入內閣自
亂兵所殺